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廣羣芳譜卷十八

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百八十一 子部

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十八

茶譜



鶴山集云茶之始其字為茶玉篇云茶除加切

一名檟一名茗一名薺 爾雅

云檟苦茶注云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茶

一名薺 方言云蜀西南人謂茶曰

薺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而黃心清香隱然

實如楨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有高一尺者有二尺者

有數丈者有兩人合抱者出巴山峽川有建州大小龍

團始於丁謂成於蔡君謨宋太平興國二年始造龍鳳

茶龍鳳茶餅上飾以龍鳳紋也供御者以金裝成咸平中丁為福建漕監造御

茶進龍鳳團慶歷中蔡端明為漕始造小龍團茶歐陽

永叔聞之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自後熙寧末有

旨下建州製密雲龍一品尤為竒絕蜀州雀舌烏嘴麥

穎蓋嫩芽所造似之又有片甲者早春黃芽葉相抱如

片甲也蟬翼葉輒薄如蟬翼也洪州鶴嶺茶其味極妙

蜀之雅州蒙山頂有露芽穀芽皆云火前者言採造於
禁火之前也火後者次之一云雅州蒙頂茶其生最晚
在春夏之交常有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又有
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雲脚出袁州界橋其名甚著
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脚垂下又紫筍者其
色紫而似筍唐德宗每賜同昌公主饌其茶有綠花紫
英之號草茶盛於兩浙日注第一自景祐以來洪州雙
井白芽製作尤精遠在日注之上遂為草茶第一宜興

澠湖出含膏宣城縣有了山形如小方餅橫鋪茗芽產其上其山東為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薦之京洛人士題曰了山陽坡橫文茶一名瑞草魁又有建州北苑先春洪州西山白露安吉州顧渚紫筍常州宜興紫筍陽羨春池陽鳳嶺睦州鳩坑劔南石花露鉸芽錢芽南康雲居峽州小江園碧澗蔡明月蔡芳藥蔡茱萸蔡東川神泉小團昌明獸目福州方山露芽夔州香山江陵楠木湖南衡蘄州蘄門團黃壽州霍山黃芽

六安州小峴春皆茶之極品玉壘關外寶唐山有茶樹

產懸崖筍長三寸五寸方有一葉兩葉太 and 山騫林茶

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為茶寶涪州出

三般茶最上賓化製於早春其次白馬最下涪陵收茶

在四月嫩則益人粗則損人真者用箬煙燻過氣味尤

佳 增茶經茶之出山南以峽州上 峽州生連安宜都夷陵三縣山谷

襄州荊州次 襄州生南鄭縣山谷 荊州生江陵縣山谷 衡州下 生衡山茶陵二縣山谷

金州梁州又下 金州生西城安康二縣山谷 梁州生襄城金牛二縣山谷 淮南以光

州上 生光山縣黃頭 義陽郡舒州次 生義陽縣鍾山者與襄州同舒州生

太湖縣潛山 壽州下 盛唐縣生霍山 蘄州黃州又下 蘄州

生黃梅縣山谷黃州生麻城 浙西以湖州上 湖州生長

縣山谷並與荊州梁州同也 興縣顧渚 山谷與岐州光州同生山桑儒師二寺白茅山懸脚嶺

與襄州荆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閣飛雲曲水二 寺咏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 常州次 常州義興縣

武康二縣山谷與全州梁州同 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

嶺北峯下與荊州義陽郡同生 國嶺善權寺石亭山與舒州同 宣州宣城縣雅山與蘄州同太平縣生上睦臨睦與

黃州同杭州臨安於潛二縣生天目山與舒州同錢塘 生天竺靈隱二寺睦州生桐廬縣 潤州蘇州又下 潤州

山谷歙州生婺源山谷與衢州同 江寧

縣生傲山蘇州長洲縣生洞
延山與金州梁州蘄州同
劍南以彭州上生九隴縣

德寺柵口
與泉州同
緜州蜀州次緜州龍安縣生松嶺關與荊州

并佳有過松嶺者不堪採蜀州青城縣
生丈人山與緜州同青城有散茶木茶
邛州次雅州瀘

州下雅州百丈山名山瀘州
瀘川者與金州同也
眉州漢州又下眉州丹校

者漢州縣竹縣生
竹山者與潤州同
浙東以越州上餘姚縣生瀑布泉嶺

者與泉
縣同
明州婺州次明州鄞縣生榆莢村婺州東
台州

下台州曹縣生赤
城者與歙州同
黔中生恩州播州費州夷州江南生

鄂州袁州吉州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福州生閩
方山山陰

也縣茶譜邛州有火井思安建州有先春龍焙渠江有

薄片巴東有真香福州有柏巖常之陽羨婺之舉巖了
山之陽坡龍安之騎火黔陽之都濡瀘州之納溪梅嶺
之數者其名皆著 大觀茶論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
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
所可致有者不過四五家生者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
二三銖而已芽英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而
為常品須製造精微運度得宜則表裏昭徹如玉之在

璞它無與倫也

東溪試茶錄白葉茶

民間大重出於近歲園焙時有

之地不以山川遠近發不以社之先後芽葉如紙民間以為茶瑞

柑葉茶

樹高丈餘徑頭七八寸葉

厚而圓狀類柑橘之葉其芽發即肥乳長二寸許為食茶之上品

早茶

亦類柑葉發常先春民間採製

為試焙者也

細葉茶

葉比柑葉細薄樹高五六尺芽短而不乳今生沙溪山中蓋土薄而不茂也

稽茶

葉細而厚密芽晚而青黃

晚茶

蓋稽茶之類發比諸茶晚生於社後

叢茶

亦曰葉茶叢生

高不數尺一歲之間發者數四貧民取以為利

宣和北苑貢茶錄南唐采茶

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蠟面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銚太

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模造團茶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

葉尤茂至道初造之別號石乳又一號的乳又一種號
白乳慶歷中蔡君謨創小龍團元豐間造密雲龍紹聖
間改為瑞雲翔龍至大觀初白茶遂為第一既又製三
色細茶及試新銚貢新銚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
雀舌鷹爪號芽茶次曰揀芽一芽帶一葉號一鎗一旗
次曰中芽一芽帶兩葉號一鎗兩旗宣和庚子始創銀
線水芽將已揀熟芽再剔去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
泉漬之光明瑩潔若銀線以制方寸新銚有小龍蜿蜒

其上號龍團勝雪白茶勝雪以次厥名實繁今列於左

貢新銜 試新銜 白茶 龍團勝雪 御苑玉芽

萬壽龍芽 上林第一 乙夜清供 承平雅玩 龍

鳳英華 玉除清賞 啓沃承恩 雪英 雲葉 蜀

葵 金錢 玉華 寸金 無比壽芽 萬春銀葉

宜年寶玉 玉清慶雲 無疆壽龍 玉葉長春 瑞

雲翔龍 長壽玉圭 興國巖銜 香口焙銜 上品

揀芽 新收揀芽 太平嘉瑞 龍苑報春 南山應

瑞興國巖揀芽 興國巖小龍 興國巖小鳳 興國巖小鳳

以上號細

色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又

以上號粗色

有瓊林毓料浴雪呈祥壑源供季篚推先價倍南金賜
谷先春壽巖却勝延平石乳清白可鑒風韻甚高凡十

色 文獻通考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棧

模中串之惟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
為精潔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

骨末骨麤骨山挺十二等

龍鳳皆圓片石乳頭乳皆狹片名曰京的乳亦有濶片者

乳以下
皆潤片

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

芝嫩藥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

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

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

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

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淺山薄

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

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州茗

子出江南總十一名 茶箋天池青翠芳馨可稱仙品

陽羨俗名羅芥浙之長興者佳荆溪稍下細者其價兩

倍天池六安品亦精入藥最效龍井不過十數畝外此

有茶皆不及天目為天池龍井之次地志云山中寒氣

早嚴茶之萌芽較晚 原七修彙藁洪武二十四年詔

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為上茶名有四探春

先春次春紫笋不得碾揉為大小龍團 增茶譜道考

南康之雲居彭州之仙崖石花建安之青鳳髓岳陽之

含膏冷劍南之綠昌明 品茶要錄補婺州之舉崖碧

貌宣城之陽坡橫紋涪州之賓化建安之石崖白 茶

事拾遺潭州有鐵色夷陵有壓磚 研北雜誌交趾茶

如綠苔味辛名之曰登 桐柏山志瀑布山一名紫凝

山產大葉茶 黃山志蓮花菴旁就石縫養茶多輕香

冷韻襲人斷齟謂之黃山雲霧茶 杭州府志寶雲山

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

雲峰者名白雲茶 雲南志太華山在雲南府西產茶

色味俱似松蘿名曰太華茶 普洱山在車里軍民宣

慰司北其上產茶性溫味香名曰普洱茶 孟通山在

灣甸州境產細茶味最勝名曰灣甸茶 大理府志感

通寺在點蒼山聖應峰麓舊名蕩山又名上山有三十

六院皆產茶樹高一丈性味不減陽羨名曰感通茶

彙考增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

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

不過二升皓初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芽以代酒

唐書令狐楚傳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 鄭注傳帝問富人術注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園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榷茶使

李珣傳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為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弊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

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踴則市者稀其稅幾

何三不可 裴休傳休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立稅茶十

二法人以為便 劉建鋒傳高郁教馬殷收茗算募高

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主人 原唐書隱逸傳陸羽字

鴻漸有文學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

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常伯熊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

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

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
論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茶租自判品第
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見升舟設蓬席齋東茶竈筆
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 增宋史兵志熙寧三年

熙河運司以歲計不足乞以官茶博糴每茶三觔易粟
一斛其利甚溥朝廷謂茶馬司本以博馬不可以博糴
於茶馬司歲額外增買川茶兩倍茶朝廷別出錢二百
萬給之今提刑司封樁又令茶馬官程之邵兼轉運使

由是數歲邊用粗足 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

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而已 晉中興書陸納為吳

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

備不敢問之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所設惟茶果而

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

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 原世說晉王濛好飲

茶客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往候濛者必云

今日有水厄 增世說任瞻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

江失志既下飲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人有怪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 原廣陵耆舊傳晉元帝

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
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盡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
州法曹繫之於獄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
出 續搜神記桓宣武有一督將因病後虛熱便能飲
復茗必以一斛二斗乃飽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吐
出一物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縞壯如牛膾客乃令置盆

中以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喻之都盡而腹中覺小脹
又增進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瘥
或問此何病答曰此病名茗瘕一名斛二瘕 增續搜
神記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採茗遇一毛
人長丈餘引精至山下示以叢茗而去俄而復還乃探
懷中橘以遺精精怖負茗而歸 荊州記武陵七縣通
出茶最好 原神異記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
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聞子善具

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子他日有甌犧之
餘乞相遺也洪因設奠祀之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
焉 異苑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茗以
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
以勞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
塚三百餘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烹吾佳茗
雖潛身朽壤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
久埋者惟貫新耳 增宋錄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

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洛陽伽藍記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彭城王謂肅

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
不得不好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
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鎬慕肅之
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
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
是也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後西豐侯
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為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
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

陽侯之難元又與舉座之客大笑焉 原權紆文隋文

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云山中
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帝服之有效繇是人競採掇乃
為之讚其畧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 增括

地圖臨遂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吳興記烏程縣

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苻 夷陵圖經黃牛荆門女觀

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永嘉圖經永嘉縣東三百里有

白茶山 淮陰圖經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

圖經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 坤元錄辰州溱浦

縣西北三百五十里無射山多茶樹 記事珠建人謂

鬪茶為茗戰 原唐新記唐右補闕綦母昺性不飲茶

著伐茶飲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

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增開元天寶遺事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

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

客飲之 原蠻貊志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

乃饋菊苗壅蘆服酢換取樂天六斑茶二囊炙以醒酒
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
帶供佛以紫茸香赴茶者以油囊盛餘瀝歸 增茶經

鮑照妹令暉著香茗賦 中朝故事李德裕有親知授

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四角其人輒獻
數筋李却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
而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
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為水矣衆服其廣識

國史補常魯公使西番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
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
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
昌明者此灘湖者 鞏縣陶者多為甃偶人號陸鴻漸
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 原
南部新書胡生者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傍有古墳
每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曰吾姓柳平生善為詩
而嗜茶感子苦茗之惠無以為報欲教子以詩胡生辭

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為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
詩時人謂之胡釘鉸詩 增南部新書大中三年東都

進一僧年一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致然對曰臣少
也賤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惟茶是求或飲百碗不厭
因賜茶五十觔令居保壽寺 義興舊志南岳寺有真
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清甘可口曰得此泉烹桐廬茶
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銜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
頗佳號曰蛇種 原茶譜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

即每歲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於此厥土有境會
亭每茶時二牧畢至此泉處沙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
守具儀注犧牲拜勅祭泉頃之發源水甚清溢造供御
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
太守或還旆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鷲獸毒蛇木魅
暘睽之類焉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上有五頂頂有茶
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
曰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構人力俟雷之發

聲併手採摘以多為貴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因以換骨四兩即為地仙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疾瘥年至八十餘氣力不衰時到城市人觀其容貌常若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山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不廢唯中頂草木繁茂重雲積霧蔽虧日月鷲獸時出人跡罕到矣 增紀異錄有積師者嗜茶久非漸兒煎侍不鄉口羽出遊江湖師絕於茶味代宗召

入供奉命宮人善茶者餉師一啜而罷訪羽名入賜師
齋俾羽煎茗一舉而盡曰有若漸兒所為也於是出羽
見之 原金鑾密記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每春晚人困
則日賜成象殿茶 清異錄開寶中竇儀以新茶飲予
味極美奩面標云龍陂仙子茶龍陂是顧渚山之別境
偽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
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顯德初大理
徐恪見貽卿信錠子茶茶面印文曰玉蟬膏又一種曰

清風使恪建人也 孫樵送茶焦刑部書晚甘侯十五

人遣侍齋閣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
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慎勿賤用之 雙林大士自

往蒙頂結茅種茶凡三年得絕佳者號聖楊花吉祥藥
共五觔持歸供獻 增清異錄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

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有得建州茶膏取

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於閩王曦 吳僧文了善

烹茶遊荆南高保勉洎子季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藝

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目曰乳妖
符昭遠不喜茶嘗為御史同列會茶歎曰此物面目
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飯餘嚼佛眼芎以
甘菊湯送之亦可爽神 豹革為囊風神呼吸之具也
煮茶啜之可以滌滯思而起清風每引此義稱茶為水
豹囊 皮光葉最艱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
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尊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
題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喙曰此師固清高而

難以療飢也 浪樓雜記天成四年度支奏朝臣乞假

省覲者欲量賜茶藥文班自左右常侍至侍郎宜各賜

蜀茶三觔蠟面茶二觔武班官各有差 談苑建州陸

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

其味甚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

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觔

訖今歲出三十餘萬觔凡十品曰龍鳳茶京挺的乳石

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

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
挺的乳館閣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罷江左乃有
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備載
造茶之法今行於世 類苑世傳陶穀買得党太尉故
妓取雪水煎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
安得有此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爾陶
愧其言 宛陵詩注揚州歲貢蜀岡茶似蒙頂茶能除
疾延年 嘉祐雜志蘇才翁嘗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

山泉蘇茶小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夢溪筆談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鍼唯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爾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茷而已品自居下建溪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

李氏時號為北苑置使領之 澠水燕談建茶盛於江
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餉八餅慶歷
中蔡君謨為福州轉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餉二
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 原東坡集僕在黃州參寥
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
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
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
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

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
衆客皆驚嘆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 予去此十七年

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
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
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
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
并記之 增黔南行紀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
令舟人求之有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

事者故爾 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黃陵茶皆云掬澀
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
甚平也攜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捫得味
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
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爾 燕翼貽謀錄國初沿

江置務收茶名曰權貨務給賣客旅如鹽貨然人不以
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
於出茶處市之未幾有司恐課額有虧復請於上六月

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後官不能運致茶貨而權貨務只賣茶引矣 姚氏殘語紹興進茶自范文虎始

王氏談錄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為然 甲申雜記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觔酒二壺

後以為例 隨手雜錄子瞻在杭時一日中使至密謂

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娘娘來某辭太

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

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觔封題皆御

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 潘中散適為處州守一日

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

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驚

嘆 春渚紀聞東坡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

既食骨髓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徧

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

是亦可為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

團稱屈為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

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雞肋編米芾作文狂怪嘗作詩

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乃

曰只是甘露哥哥爾 原因話錄察院諸廳兵察常主

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

自緘啓故謂之茶甌廳 茗溪詩話北苑官焙也漕司

歲貢為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以入貢為次二焙相去
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絕遠為下故黃魯直
詩莫遣沙溪來亂真是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 增

避暑錄話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
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為此詩必
自以為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
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

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為幸乎 北苑茶正所產為

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為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於曾坑但味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闢徑路剗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繁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封培灌溉畧等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

經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觔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為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觔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歲求於劉氏過半觔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為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

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為難得也 九華山錄

至化城寺謁金地藏塔僧祖瑛獻土產茶味敵北苑

名臣言行錄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
將權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
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政知所先後如此 盧溪詩

注雙井老人以青沙蠟紙裹細茶寄人不過二兩 岳
陽風土記澱湖諸山舊出茶謂之澱湖茶李肇所謂岳
州澱湖之含膏也唐人極重之見於篇什今人不甚種

植唯白鶴僧園有千餘本地頗類北苑所出茶一歲
不過一二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非他處草
茶可比並茶園地色亦相類但土人不甚植爾 品茶

要錄茶即古茶字也周詩記茶苦春秋書齊茶漢志書
茶陵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
茶 延福宮曲宴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
王學士曲宴於延福宮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沸
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疎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烹茶飲

畢皆頓首謝 謝氏詩源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

君於手巾內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茅君

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

藥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摘寶文之初藥拾穆陀之墜葉

蔡寬夫詩話湖州紫笋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

薦宗廟賜近臣紫笋生顧渚在湖常二州之間以其萌

茁紫而似笋 五色線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

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 茗溪漁隱叢

話歐公和劉原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
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
新注云時會堂造貢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
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
傍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因起於
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
興貢茶非舊也前此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
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於

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厥後因之遂為任

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

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此也 乾淳歲時記仲春

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網茶名北苑試新方寸小夸進

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輦蓋藉以青筠裹以黃羅夾複臣

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笈貯之

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萬僅可供

數甌之啜爾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

事以為奇玩 青瑣詩話大丞相李公昉嘗言當時目

外鎮為麤官有學士遺外鎮官茶外鎮有詩謝云麤官

乞與真虛擲賴有詩情合得嘗 夢餘錄東坡以茶性

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滌齒而已然大中三年東

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

百椀少猶四五十椀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反得長年

則又何也 丹鉛錄密雲龍茶名極為甘馨宋廖正一

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張晁號蘇門四

學士子瞻待之甚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
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
之乃明略也山谷有喬雲龍亦茶名 快雪堂漫錄李
于鱗為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芥茶最精者餉之比
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阜後矣蓋芥茶葉大多梗
于鱗北士不遇宜矣 西吳枝乘湖人於茗不數顧渚
而數羅芥然顧渚之佳者其風味已遠出龍井下芥稍
清雋然葉粗而作草氣丁長孺嘗以半角見餉且教余

烹煎之法迨試之殊類羊公鶴此余有解有未解也余
嘗品茗以武夷虎丘第一淡而遠也松蘿龍井次之香
而艷也天池又次之常而不厭也餘子瑣瑣勿置齒喙
茶事拾遺錢起字仲文與趙莒為茶宴又嘗過長孫
宅與朗上人作茶會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
生石縫間蓋精品也僧採造得茶十餅號石巖白以四
餅遺蔡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
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

待蔡蔡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寺石巖白公何以
得之禹玉未信索帖驗之乃服 張芸叟云有唐茶品
以陽羨為上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
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 無垢居士張九成子

韶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
回食以飯緇流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
指月錄有僧到趙州從諗禪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
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

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
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天池記土人以
茶為業隙地皆種茶 滇行紀略城外石馬井水無異
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龍特此中人不善焙製爾
徽州松蘿茶舊亦無聞偶虎丘有一僧往松蘿菴如虎
丘法焙製遂見嗜於天下恨此泉不逢陸鴻漸此茶不
逢虎丘僧也 武夷雜記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謂其
味過北苑龍團周右文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製焙法

一味計多狗利之過也余試採少許製以松蘿法汲虎

嘯巖下語兒泉烹之三德俱備帶雲石而復有甘軟氣

乃分數百葉寄右文令茶吐氣復酌一杯報君謨於地

下爾 名勝志鷓山在文脊山北產茶充貢茶經云味

與蘄州同梅洵有茶煮鷓山雪滿甌之句 枕譚古傳

注茶樹初採為茶老為茗再老為苻今槩稱茗當是錯

用事也 煮泉小品唐人以對花啜茶為殺風景故王

介甫詩金谷千花莫漫煎其意在花非在茶也余則以

為金谷花前信不宜矣若把一甌對山花啜之當更助

風景又何必羔兒酒也

茶董周韶好蓄竒茗嘗與蔡

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

朱桃椎嘗織芒屨置

道上見者為嚙米茗易之

胡嵩飛龍澗飲茶詩沾牙

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陶穀愛其新奇令猶子

彝和之應聲曰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仙彝

時年十二

顏清臣作張志和傳碑漁童捧釣收綸蘆

中鼓柁樵青蘇蘭新桂竹裏煎茶

宣城何子華邀客

於剖金堂酒半出嘉陽巖峻畫陸羽像子華因言前代
感駿逸者為馬癖泥貫索者為錢癖愛子者有譽兒癖
耽書者有左傳癖若此叟溺於茗事何以名其癖楊粹
仲曰茶雖珍未離草也宜追目陸氏為甘草癖 西域
僧金地藏所植名金地茶出煙霞雲霧之中與地上產
者其味復絕 黃魯直以小龍團半銚題詩贈晁无咎
曲几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雞蘇胡麻留渴羌
不應亂我官焙香東坡見之曰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謂寒食前也
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唐僧齊己詩高人愛惜藏巖
裏白甄封題寄火前茶皆言火前盡未知社前之為佳
也 蘄門團黃有一旗一鎗之號言一葉一芽也歐公
詩共約試新茶旗鎗幾時綠王荊公送元厚之詩新茗
齋中試一旗世謂茶始生而嫩者為一鎗寢大而開為
一旗 宋蔡襄進龍茶二篇上篇論茶色茶香茶味炙
茶碾茶羅茶候湯燂盞點茶下篇論茶焙茶籠砧椎茶

鈴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

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百八十二子部

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十九

茶譜

茶二

集藻表增唐柳宗元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况茲靈味成

自遐方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撫事循涯隕越無地 劉禹錫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臣某言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再霑殊賜承旨慶忭省躬慚惶伏以貢自外方珍珠衆品効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仙厨俯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又臣某言中使竇國晏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

降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伏以方隅入貢
採擷至珍自遠奉來以新為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
蘭露而慙芳豈柘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 韓
翊為田神玉謝茶表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賜臣茶
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聖慈曲被戴荷無階
臣智謝理戎功慙盪寇前恩未報厚賜仍加念以炎蒸
恤其暴露榮分紫笋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香
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前朝饗士往典

犒軍皆是循常非關特達顧惟何幸忽被殊私吳主禮
賢方間置茗晉臣愛客纔有分茶豈如澤被三軍仁加
千乘以欣以忭感戴無階 宋丁謂進新茶表右件物
產異金沙名非紫筍江邊地暖方呈彼茁之形闕下春
寒已發其甘之味有以少為貴者焉敢韞而藏諸見謂
新茶蓋遵舊例

啓增宋楊萬里謝傅尚書惠茶啓遠餉新茗當自攜大
瓢走汲溪泉東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

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
破菜園耳

序增唐呂溫三月三日茶宴序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
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迺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
人日色留興卧借青靄坐攀香枝閒鶯近席而未飛紅
藥拂衣而不散迺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
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 皮日休茶
中雜詠序按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

漿人之職供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鄭司
農云以水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為飲謂乎六漿
酒之醱者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櫝苦茶即不擷而飲
之豈聖人之純於用乎亦草木之濟人取舍有時也自
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
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
也季疵始為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
器命其煮飲之者除瘠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為

利也於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以為備矣後又獲其
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
礪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今
竟無纖遺矣昔晉杜育有荈賦季疵有茶歌余缺然於
懷者謂有其具而不形于詩亦季疵之餘恨也遂為十
詠寄天隨子 宋徽宗大觀茶論序嘗謂首地而倒生
所以供人求者其類不一穀粟之於飢絲枲之於寒雖
庸人孺子皆知常須而日用不以歲時之舒迫而可以

廢興也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
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澹
閒潔韻高致靜則非皇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
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
自此而盛延及於今百廢俱舉海內晏然垂拱密勿幸
致無為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以雅
尚相推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
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咸造其極且物之興廢固自有

時然亦係乎時之汙隆時或皇遽人懷勞瘁則向所謂
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
世既累洽人恬物熙則常須而日用者固久厭飫狼籍
而天下之士勵志清白競為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
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篋之精爭鑿裁之別雖下士於此
時不以蓄茶為羞可謂盛世之清尚也嗚呼至治之世
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草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矣
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後人有不自知為利害

者叙本末列於二十篇號曰茶論 蔡襄進茶錄序臣

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會未間有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晏或賜觀採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原歐陽修龍茶錄後序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

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
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
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
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家藏以為寶時有佳
客出而傳玩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
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
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
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增朱子安東溪試茶錄序

隄首七閩山川特異峻極迴環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
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而上羣峰益秀
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
非山川重複土地秀粹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
苑西距建安之洄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
過洄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
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皆氣奔然色濁味尤薄
惡况其遠者乎亦猶橘過淮為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

云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
風氣亦殊先春朝隣常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
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自北苑鳳山南
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皆高遠先陽處歲發常早
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源嶺高土沃地茶味甲
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高不百丈無危峰絕崦而岡阜
環抱氣勢柔秀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
品甲於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

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丁
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止云北苑壑源
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干三百三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
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為
目皆曰北苑建人以近山所得故謂之壑源好者亦取
壑源口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
第反以壑源為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勝絕之
目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粗之別庶知茶於草木

為靈最矣去畝步之間別移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
附見以質二焙之美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
焙北苑皆不足品第今略而不論 黃儒品茶要錄序

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
興靈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國初以來
士大夫沐浴膏澤詠歌升平之日久矣夫身世灑落神
觀沖淡惟茲茗飲為可喜園林亦相與摘英誇異制椀
鬻新而趨時之好故殊異之品始得自出於蓐莽之間

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負瓌偉詭特者未嘗不遇時而後興况於人乎然士大夫間為珍藏精試之具非尚雅好真未嘗輒出其好事者又常論其采制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試之湯火圖於縑素傳玩於時獨未有補於賞鑒之明耳盖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詳予因閱收之暇為原采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昂次為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葉清

臣煮茶小品序夫渭秦汾麻泉源之異稟江橘淮枳土地之或遷誠物類之有宜亦臭味之相感也若乃擷華掇秀多識草木之名激濁揚清能辨淄澠之品斯固好事之嘉尚博識之精鑒自非笑傲塵表逍遙林下樂追王濛之約不讓陸納之風其孰能與於此乎吳楚山谷間氣清地靈草木穎挺多孕茶芽為人採拾大率右於武夷者為白乳甲於吳興者為紫筍產禹穴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徑山稀至於桐廬之巖雲衡之麓鴉山

著於吳歛蒙頂傳於岷蜀角立差勝毛舉實繁然而天賦尤異性靡俗諳苟制非其妙烹失於術雖先雷而羸未雨而檐蒸焙以圖造作以經而泉不香水不甘爨之揚之若淤若滓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嘗識其水泉之目有二十焉會西走巴峽經蝦蟆窟憩蕪城汲蜀崗井東遊故郡經揚子江留丹陽酌觀音泉過無錫輟慧山水粉槍牙旗蘇蘭新桂且鼎且缶以飲以歡莫不淪氣滌慮蠲病析醒祛鄙愆之生心招神明而達觀信乎物

類之宜得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尚前賢之精鑒不可
及已噫紫華綠英均一水也皆忘情於庶彙或求伸於
知已不然者叢薄之莽溝瀆之流亦奚以異哉遊鹿故
宮依蓮盛府一命受職再期服勞而虎丘之感沸松江
之清泚復在在封畛居然挹注是嘗所得於鴻漸之目
二十而七也昔酈元善於水經而未嘗知茶王肅癖於
茗飲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無愧焉凡泉二十列於
右幅且使盡神方之四兩遂成其功代酒限於七升無

志真賞云

傳原宋蘇軾葉嘉傳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
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
功種德不為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
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
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
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
世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

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
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
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
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
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
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阜
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耳我

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
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礮斧在前鼎
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
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主雖粉身碎骨臣不
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
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為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
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為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
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

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嫉嘉初進有寵曰吾屬
且為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
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凌之嘉雖見
侮為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托吾
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
之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
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
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之殊令

人愛朕之精魄不覺灑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為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我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言雖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

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幾神繭思困
頗思嘉因命名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
思遇如故上方欲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
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權天下之利
山海之資一切藉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
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
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

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襲爵次曰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

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記增宋唐庚鬪茶記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鬪茶於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賣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

皆精絕蓋嘗以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虛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銖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

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
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
提瓶支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
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
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
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澆
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我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
蒙福而不知為之者直愚民耳豈我輩謂耶是宜有所

紀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 元楊維禎煮茶夢記鐵

龍道人卧石牀移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窓

鶴孤立不鳴命小芸童汲白蓮泉燃檛湘竹授以凌霄

芽為飲供道人乃遊心太虛雍雍涼涼若鴻濛若皇芒

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矣不知入夢遂坐清

真銀暉之堂堂上香雲簾拂地中著紫桂榻綠瑤几看

太初易一集集內悉星斗文煥燧爍熠金流玉錯莫列

又畫若烟雲日月交麗乎中天歟玉露涼月冷如冰入

齒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無心
兮一以貞百象斯融兮太虛以清歌已光颺起林末激
華氛郁郁霏霏絢爛滢艷乃有扈綠衣若仙子者從容
來謁云名淡香小字綠花乃捧太玄杯酌太清神明之
醴以壽予侑以詞曰心不行神不行無為而萬化清壽
畢紓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筆牘遂書歌遺之曰道可
受兮不可傳天無形兮四時以言妙乎天兮天之先天
天之先復何仙移問白雲微消綠衣化煙月反明予內

間予亦寤矣遂冥神合玄月光尚隱隱於梅花間小芸
呼曰凌霄芽熟矣

賦增晉杜育荈賦靈山維嶽竒產所鍾厥生荈草彌谷
被岡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
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氓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澤
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沈華
浮煥如積雪擘若春敷 唐顧況茶賦稽天地之不平
兮蘭何為兮早秀菊何為兮遲榮皇天既孕此靈物兮

厚地復糴之而萌惜下國之偏多嗟上林之丕志如羅
玳筵展瑤席凝藻思開靈液賜名臣留上客谷鶯囀宮
女嘖泛濃華漱芳津出恒品先衆珍君門九重聖壽萬
春此茶上達於天子也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羶膩
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杏樹桃花之深洞竹林
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來飛錫雲中至此茶下被於幽
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憐翠澗陰中有泉流
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輕煙細珠靄然浮爽氣

淡淡風雨秋夢裏還錢懷中贈橘雖神祕而焉求 宋

吳淑茶賦夫其滌煩療渴換骨輕身茶薺之利其功若
神則有渠江薄片西山白露雲垂綠脚香浮碧乳挹此
霜華却茲煩暑清文既傳於杜育精思亦聞於陸羽若
夫擷此臯盧烹茲苦茶桐君之錄尤重仙人之掌難踰
豫章之嘉甘露王肅之貪酪奴待槍旗而探摘對鼎鑪
以吹噓則有療彼斛瘕困茲水厄擢彼陰林得於爛石
先火而造乘雷以摘吳主之憂韋曜先沐殊恩陸納之

待謝安誠彰儉德別有產於玉壘造彼金沙三等為號
五出成花早春之來賓化橫紋之出陽坡復聞灘湖含
膏之作龍安騎火之名柏巖兮鶴嶺鳩坑兮鳳亭嘉雀
舌之纖嫩翫蟬翼之輕盈冬芽早秀麥穎先成或重西
園之價或侔團月之形並明目而益思豈瘠氣而侵精
又有蜀岡牛嶺洪雅烏程碧澗紀號紫筍為稱陟仙厓
而花墜服丹丘而翼生至於飛自獄中煎於竹裏効在
不眠功存悅志或言詩為報或以錢見遺復云葉如梔

子花若薔薇輕颺浮雲之美霜筍竹籜之差唯芳茗之
為用蓋飲食之所資 梅堯臣南有嘉茗賦南有山原

兮不鑿不營乃產嘉茗兮囂此衆氓土膏脉動兮雷始
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纖萌一之日雀舌露
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日鳥喙長擷而焙之以備
乎公卿三之日槍旗聳舉而炕之將求乎利羸四之日
嫩莖茂團而範之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
廢農耕夜不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輸

之若百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
賤不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之
與嚴刑嗚呼古者聖人為之絲枲締綌而民始衣播之
禾麩菽粟而民不饑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脆不遺調之
辛酸醎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饌饗之樹之果蔬
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茗無一勝焉而競進於
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惰不勤飽食梁肉坐以生疾
藉以靈葬而消腑胃之宿陳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

之無益於爾身無功於爾民也哉

原黃庭堅煎茶賦

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
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
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勲者也予嘗為嗣直淪
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乙建谿如割雙井如
窟日佳如粵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
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
江之羅山巖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洙瀘川之納溪

梅嶺夷陵之壓磚臨印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
考亦可以酌兔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
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
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
液斲附子如博投以焚葛仙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橘而
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
彊於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勃賀藤蕪水蘇甘菊既
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

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
一士之畧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
耿既作溫劑殊可屢飲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
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遊軒后之華胥則化
莊周之蝴蝶

四言古詩原明陳繼儒試茶綺陰攢蓋靈草試竒竹爐
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茗戰而肥綠香滿路永日忘
歸

五言古詩增唐李白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
并序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
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
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栖則倒懸蓋飲乳水而
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
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
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
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斤拳然重叠其狀如手號

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覲因持之見
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後有高僧大隱知仙人
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嘗聞玉泉山
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
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潤肌骨叢老卷綠葉枝枝
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
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鹽顧慙西子
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韋應物喜園中茶生潔

性不可污為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
理郡餘率爾植荒園喜隨衆草長得與幽人言 柳宗

元弢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芳叢翳湘
竹零露凝清華復見雪山客晨朝掇靈芽蒸煙俯石瀨
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壁無纖瑕呼兒爨金鼎餘
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
薰毘耶吐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 孟郊憑周况先輩
於朝賢乞茶道意勿乏味心緒病無惊蒙茗玉花盡越

甌荷葉空錦水有鮮色蜀山饒芳叢雲根纔翦綠印縫

已霏紅曾向貴人得最將詩叟同幸為乞寄來救此病

劣躬 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粉細越筍芽

野煎寒溪濱恐乖靈草性觴事皆手親敲石取鮮火撇

泉避腥鱗熒熒燹風鐺拾得墜巢薪潔色既爽別浮盪

亦殷勤以茲委曲靜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時自啜指

下春湘瓷泛輕花滌盡昏渴神此遊愜醒趣可以話高

人 白居易睡後茶興憶楊同州昨晚飲太多鬼我連

宵醉今朝餐又飽爛熳移時睡睡足摩挲眼眼前無一
事信脚繞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綠陰樹斑駁青苔地
此處置繩牀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沫
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嚙罷餘芳氣不見
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李羣玉龍山人惠石廩茶客有
衡岳隱遺予石廩茶自云凌煙露採掇春山芽珪璧相
壓壘積芳莫能加碾成黃金粉輕嫩如松花紅爐爨霜
枝越兒斟丹華灘聲起魚眼滿鼎漂清霞凝澄坐曉燈

痛眼如蒙紗一甌拂昏寐襟鬲開煩挈顧渚與方山誰

人留品差持甌默吟咏搖膝空咨嗟皮日休茶塢閒

尋堯氏山遂入深深塢種苻已成園栽葭寧計畝石窪

泉似掬巖罅雲如縷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煙雨茶人

生於顧渚山老在漫石塢語氣為茶苻衣香是煙霧庭

從懶子遮果任孺師虜日晚相笑歸腰間佩輕篋茶

笋裊然三五寸生必依巖洞寒恐結紅鉛暖疑銷紫汞

圓如玉軸光脆似瓊英凍每為遇之疎南山挂幽夢

茶籬篔箴曉攜去薦箇山桑塢開時送紫茗負處沾清
露歇把傍雲泉歸將挂煙樹滿此是生涯黃金何足數
茶舍陽崖枕白屋幾口嬉嬉活棚上汲紅泉焙前蒸
紫蕨乃翁研茗後中婦拍茶歇相向掩牋扉清香滿山
月 茶竈南山茶事動竈起巖根傍水煮石髮氣蘄然
杉脂香青瓊蒸後凝綠髓炊來光如何重辛苦一一輸
膏梁 茶焙鑿彼碧巖下恰應深二尺泥易帶雲根燒
難礙石脉初能燥金餅漸見乾瓊液九里共杉林相望

在山側 茶鼎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立作菌蠢勢
煎為潺湲聲草堂暮雲陰松窓殘雪明此時勺複茗野
語知逾清 茶甌邢客與越人皆能造茲器圓似月魂
墮輕如雲魄起棗花勢旋眼蘋沫香沾齒松下時一看
支公亦如此 煮茶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沸時看蟹
目濺乍見魚鱗起聲疑松帶雨餽恐煙生翠儻把瀝中
山必無干日醉 陸龜蒙茶塢茗地曲隈回野行多繚
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遙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

何處好幽期滿巖春露曉 茶人天賦識靈草自然鍾
野姿閒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探芳去雲間幽路
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 茶笋所孕和氣深時抽
玉茗短輕煙漸結華嫩蘂初成管尋來青靄曙欲去紅
雲暖秀色自難逢傾筐不曾滿 茶蘃金刀劈翠筠織
似波紋斜製作自野老攜持伴山娃昨日鬪煙粒今朝
貯綠華爭歌調笑曲日暮方還家 茶舍旋取山上材
架為山下屋門因水勢斜壁任巖隈曲朝隨鳥俱散暮

與雲同宿不憚採掇勞祇憂官未足 茶竈無突抱輕

嵐有煙映初旭盈鍋玉泉沸滿甌雲芽熟奇香襲春桂

嫩色凌秋菊煬者若吾徒年年看不足 茶焙左右擣

凝膏朝昏布煙縷方圓隨樣拍次第依層取山謠縱高

下火候還文武見說焙前人時時炙花脯 茶鼎新泉

氣味良古鐵形狀醜那堪風雪夜更值煙霞友曾過潁

石下又住清溪口且共薦臯盧何勞傾斗酒 茶甌昔

人謝塢垞徒為妍詞飾豈如圭璧姿又有煙嵐色光參

筠席上韻雅金壘側直使子闔君從來未嘗識 煮茶

閒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裏併下藍英末傾
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宋

梅堯臣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春芽研白膏夜火焙紫
餅價與黃金齊包開青蒻整碾為玉色塵遠及蘆底井
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領 王仲儀寄鬪茶白乳葉家

春銖兩直錢萬資之石泉味特以陽芽嫩宜言難購多
串片大可寸謬為識別人予生固無恨 答宣城張主

薄遺鴉山茶次其韻昔觀唐人詩茶韻鴉山嘉鴉銜茶
子生遂同山名鴉重以初槍旗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
產處處無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筠焙
不重漉酒紗顧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
溪春剝葩日鑄弄香美天日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
相鬪夸傳買費金帛愛貪無夷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
有差至珍非貴多為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
家雪貯雙砂罌詩琢無玉瑕文字搜怪奇難於抱長虵

明珠滿紙上剩畜不為奢玩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嘗
聞茗消肉應亦可破瘕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嗟
既不足吟誦又豈加我今實強為君莫笑我耶 李仲

求寄建溪洪井茶七品云愈少愈佳未知嘗何如耳因
條而答之忽有西山使始遺七品茶末品無水暈六品
無沉祖五品散雲脚四品浮粟花三品若瓊乳二品罕
所加絕品不可議甘香焉等差一日嘗一甌六腑無昏
邪夜枕不得寐月樹間唳鴉憂來誰覺哀可驗唯齒牙

動搖有三四妨咀連左車髮亦足驚疎疎點霜華乃
思平生遊但恨江路賒安得一見之煮泉相與誇 呂

晉叔遺新茶四葉及王遊共家原坂嶺歲摘建溪春爭
先取晴景大窠有壯葉所發必奇穎一朝團焙成價與
黃金逞呂侯得鄉人分贈我已幸其贈幾何多六色十
五餅每餅包青筋紅籤纏素榮屑之雲雪輕啜已神魂
惺會待嘉客來侑談當畫永 蔡襄北苑蒼山走千里
斗落分兩騎靈泉出地清嘉卉得天味入門脫世氛官

曹真傲吏 茶壠造化曾無私
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

力朝雲護日車千萬碧玉枝
戢戢抽靈芽 採茶春衫

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
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攜筠

龍歸更帶山雲瀉 造茶糜玉
寸陰間搏金新範裏規

呈月正圓勢動龍初起出焙
香花全爭誇火候是 試

茶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
雪凍作成花雲閑未垂藥

願爾池中波去作人間雨 原
蘇軾種茶松間旅生茶

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
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

歲仍稚幼紫筍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輒
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哉出
鳥味未任共白磨且可資摘嗅千團輸大官百餅銜私
鬪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園 增蘇軾遊惠山敲火發

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窓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
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豈如山中入
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問大冶長老
乞桃花茶栽東坡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

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閒
更乞茶子藝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
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笋森已銳牛羊煩呵叱筐筥
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尚記桃
花齋 寄周安孺茶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
標竒迴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
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
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

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
互賡續開園頤山下屏迹松江曲有興即揮毫燦然存
簡牘伊余素寡愛嗜好本不篤粵自少年時低回客京
轅雖非曳裾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梁肉
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碣碣雜魚目貴
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櫝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
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
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簞赴初旭驚雷未破

蕾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
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髣髴筒淨無染若
籠勻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煥有如剛耿性不受
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敞虛府石碾破
輕綠永日遇閒賓乳泉發新馥香濃奪蘭露色嫩欺秋
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醪
好是一杯深午窓春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嗟
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子宅中冷泉次乃康王谷蛛培

頃曾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懶細事百不欲美惡兩
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
體安能狗心腹由来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
胡為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風蒙
茸萬旗簇呼兒為佳客采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
置厨麓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况此夏日長人間正
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卧北窓風風微動窓
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

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
秦觀茶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拚
椒菊上客集堂葵圓月探奩盃玉鼎注漫流金碾響丈
竹侵尋發美鬯旖旎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紛郁
幸蒙巾笥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斤異類使我全芬馥

茶白幽人耽茗飲剡木事擣撞巧制合白形雅音伴祝
控虛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窓呼奴碎圓月搔首聞錚鏦
茶仙賴君得睡魔資爾降所宜玉兔擣不必力士扛願

偕黃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與雙 晁

補之次韻蘇翰林五日揚州石塔寺烹茶唐來木蘭寺

遺跡今未滅僧鐘嘲飢後語出飢客舌今公食方丈玉

茗攄噫噎當今臥江湖不泣逐臣袂中和似此茗受水

不易節輕塵散羅麴亂乳發甌雪佳辰雜蘭艾共弔楚

累潔老謙三昧手心得非口訣誰知此間妙我欲希超

絕持誇淮北士湯餅供朝啜 孫覲飲修仁茶煙雲吐

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頽兩肩弛擔息微倦茗飲初一

嘗老父有芹獻幽姿絕媚嫵著齒得瞑眩昏昏嗜睡翁
喚起風灑面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 陸游夜汲井
水煮茶病起罷觀書袖手清夜永四鄰悄無語燈火正
淒冷山童亦睡熟汲水自煎茗鏘然轆轤聲百尺鳴古
井肺腑凜清寒毛骨亦蘇省歸來月滿廊惜蹋疎梅影
明高啓茶軒摘芳試新泉手滌林下器一榻鬢絲傍
輕煙散遙吹不用醒吟魂幽人自無睡

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十一頁後五行示以叢茗而去刊
本叢訛義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先迎苦口師刊本口訛日據清
異錄改

卷十九第二十五頁前二行間來北山下刊本來
訛年據松陵集改

第二十八頁前二行戢戢抽靈芽刊本靈訛雲據
宋詩本改

第三十一頁前一行為問劉伯倫刊本問訛向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